



1965年，河北人民出版社以作者兄妹听奶奶讲故事照片为蓝本绘制的年画《听奶奶讲革命故事》。

■家庭相册

童趣

□李耿成 文/图

我出生在太行山深处的一个小山村里。上世纪五十年代，那里山高沟深，土地贫瘠，交通闭塞，生活困苦，运送东西全靠肩扛挑背，唯一的交通工具是小毛驴。我的童年，就是在那里度过的。

人常说，穷人的孩子早当家。我五六岁时就帮着父母照看弟弟、妹妹，七八岁时就提篮背

篓、拾柴割草，帮父母干活儿。上学后，一、二、三、四年级混编一个班，只有一位代课老师执教。老师给一个年级讲课时，其他的年级就预习、复习或做作业。

尽管物质条件差，但我们没有压力、没有纷争，天真烂漫、率直无邪。最开心的是，小伙伴们一起捉迷藏、踢毽子、摘山花、逮蝴蝶、摘野果、抓小鱼。



1959年，本文作者8岁时和弟弟、妹妹听奶奶讲故事。

最期盼的是，过年穿新衣、吃饺子。最高兴的是，在学校评上“学习标兵”、“劳动模范”奖励的一支铅笔、一个笔记本，以及年末获得的“三好学生”的奖

状。最快乐的是，听大人讲故事。看！照片上的大男孩我笑得多么灿烂。

童年各不相同，童趣回味无穷。

■图片故事

父亲的老战报

□韩晓岗 文/图

手捧着这张1948年1月14日的晋冀鲁豫第九纵队的《战场报》，父亲心中充满了无限的崇敬和感慨。

这是一张长38.5公分、宽26.5公分，两面印刷的蜡板油印战报。历史时光使战报纸色已泛黄色，但它还保留了那个时期的痕迹，繁体字、竖排版、从右向左阅读。一张普通的报纸能够保存67年而毫发无损着实不易，而度过炮火连天的战争岁月的部队战报能保存至今更属难得。

伴随着这张珍贵的报纸，我和戎马倥偬一生的父亲共同打开了当年历史的封面，让思绪穿越时光，再次踏上了67年前的历程，去追寻那历史的墨痕战迹。

1948年初，九纵驻扎在河南宝丰县马渡街。即将到来的春节，使父亲忘却了战事的纷乱，倒添了些许的思乡之情。他在室内就着豆大的煤油灯给家乡的弟弟写信。家书挥笔成就后，父亲随手把桌上的战报一并塞入信



封。在炮火连天的岁月里，父亲早就忘却了这张战报。而战报带着浓浓的战火硝烟，沉睡于河北元氏老家叔叔的箱底，暂时与世隔绝。一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父亲返乡时，叔叔提起往事并拿出了那张压箱底的报刊，才让这张战报重见天日。这已是该报40多年后的光阴了。

九纵是第二野战军15军的前身，诞生于1947年8月15日。至今93岁高龄的老父亲提起那天的光景，依然记忆犹新，历历在目。那天适逢天公降雨，九纵万余名将士齐聚河南博爱县王卜昌召开誓师南征暨成立大会。纵队司令员秦基伟、政委黄镇都没有打伞，和将士们冒雨举行了隆重的阅兵式。当日，九纵就跟随陈谢兵团渡黄河，奔赴豫西战场。九纵诞生的那天起，《战场报》

就应运而生。在渡江战役、云贵剿匪、抗美援朝的战争里，报刊记载着这支部队光荣的篇章。

父亲说，战争年代的各种条件都差，部队战报是宣传工作的重要手段之一。战报靠蜡纸刻板油印印刷，报头上《战场报》几个字是用红色油墨盖上去的。《战场报》由纵队政治部编印，此期报的主要内容是纵队“直属队贺功专号”，秦基伟司令员作了亲笔题词：“赠给功臣们，虚心学习，努力工作，功上加功。”可见这期报的重要程度。战报以立功喜报的人员、职务和名单为主，还有九篇消息和人物报道。当时在纵队司令部任协理员（团职）兼党支部书记的父亲韩新秋，荣立了二等功，在立功名单里榜上有名。

该报刊除了有模范人物的名

单外，还有其他文章：消息《冯大科领导警一连17个月没有逃亡》、《爱护群众的刘安禄》、《通讯班长刘伯召》、《孙参谋》、《英勇顽强的侦查员》、《饲养员模范巩明贵》、《炊事员功臣张青山》、《三个模范的技术人员》等八篇人物特写。这些英雄人物今安在，我不得而知，但这张战报使他们的英名永存。

放下这张战报，心中久久不能平静。脑海中浮现出1948年九纵过黄河时，那金戈铁马踏波浪、波涛奔腾声似雷的景象，伴随着部队跟随刘邓大军拉开了战略进攻的序幕；1949年，九纵渡长江，千船竞发涉天险，冲天弹浪只等闲的情景，簇拥着部队过江，将红旗插上了蒋家王朝的巢穴上；紧接着已整编为15军的部队又挥师南下云贵川，剿匪扫残敌、解放全中国；1951年，15军雄赳赳气昂昂的跨过鸭绿江，踏上了抗美援朝的征程；坚守上甘岭，涌现了黄继光、邱少云等众多战斗英雄……现今，这支部队是我军第一支空降军部队，这支部队似朵朵白云巡逻在祖国的领海领空，像天兵天将捍卫着祖国的领土完整，部队在延续着历史的辉煌。

我似乎明白了真谛所在、军魂所在。

■青春岁月



片网“拾”鱼 飨过客

□李荣欣 文/图

在西藏高原，从拉萨到日喀则的公路，有北线和南线两条。南线经过的地方，有个美丽的湖泊，这就是闻名遐迩的羊卓雍湖。羊卓雍湖里鱼儿特别多，你在湖边可以看到，一群一群一尺来长的细鳞鱼，在你眼前的水中游荡，似乎伸手就可以捉到。

羊卓雍湖畔有个浪卡子兵站，专供过往军人和地方客人食宿，在浪卡子兵站就餐，经常能吃到兵站从湖中捕到的鲜鱼。有趣的是，浪卡子兵站的官兵们，捕鱼不撒网，而是用两根棍子撑起来像席子一样的片网，从水中往外“拾”鱼。我就见过他们“拾”鱼。

那是1981年初冬，我从日喀则回内地探亲，路过浪卡子兵站。傍晚，我们乘坐的班车，刚到兵站停稳，就见几个兵站上的官兵，举着家什说说笑笑地往湖边走去。我问他们去干什么，有人告诉我们他们是去湖里“拾”鱼。“拾”鱼？闻所未闻。出于好奇，我尾随他们来到了湖边。

到湖边后，只见兵站的官兵们穿上防水衣，拿起片网下到了冰凉的水里。他们下到水中后，就把片网插进水中，两个人一人抓着片网一端的木棍，用劲地在水中往岸上“拾”。嗨！还真有鱼被他们“拾”上岸了。他们把鱼“拾”上岸后，有人就往箩筐里拾，不一会儿就拾了大半箩筐。用片网能从水中“拾”鱼，真让我开眼界。

同行的知情告诉我，这湖中的鱼，也许是气候或水温低的缘故，它们不像内地的鱼儿那么活跃那么灵敏，有时伸手就能抓到。这浪卡子兵站的官兵们，经常在要“拾”鱼的地方，倒点剩饭什么的，这样鱼儿都来觅食，就连成了群，加上水温低，鱼儿不大活动，所以用片网就可以把它们从浅水中“拾”上岸。当晚，我们在浪卡子兵站，吃上了可口的鲜鱼。

翌年的夏天，我又从羊卓雍湖畔经过，又看到浪卡子兵站的官兵们，用片网在湖中“拾”鱼，一会儿就“拾”了一大箩筐。这次，我刚好带着相机，就拍下了这些前所未有的照片。

■征稿启事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？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？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？如果有，那就用笔写下来，为我们投稿吧。

本版热线电话:63523314
本版邮箱:ldwbgh@126.com
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